畿輔人物志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著

郭忠武

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居京師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為副分兵鎮臨安撫石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却不受十四年西戎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一日敵騎猝至登出戰被執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衆嚙指不敢動即以皮帳臥登帳垂四

角以木挺舁登往見脅長叉與夾騎而行登澧肥重敵以其不便趨走防護稍懈登忽縱身騰躍拉脅子隨攘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敵遣千騎追之不獲七月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駕入宣從紫荆關爲等入告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敵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樹循士卒弔死問傷褁創傅藥衆皆感泣或謂登曰事已至

此城旦夕且破自若無恙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亾當不使君輩獨死也八月敵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且登陴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上皇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府霍瑄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乘間出死士刼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名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日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

或以危言沮之敵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才果敢吾事將敵勢張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堅守大同十月敵以請和爲名犯京師登率所部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敵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彼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　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賁

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　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其淶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淸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　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諜報二十里外沙窩　營十二皆是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皆曰　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士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　以鐵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披鞦起曰敢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　營天漸明　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殺二人身刃一人　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　首二百餘級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敵數千自有警以來此爲戰功第一公每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汙濁之風致有　之

禍又日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　旣退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之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名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巳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過行如履實地敵人入圍中令

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相傳以爲神
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
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
武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病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
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揮筆立就
尤工詩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靑
游四年羇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
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
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生平馬少游大學士

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吳恭順瑾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于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若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始得縛吉祥且爲備已大將孫鏜等督兵先登瑾及

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事平
贈涼國公謚忠壯與世矦

馬都督永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
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郎自稱病
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剔去充總兵官
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庸租倍給
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
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峰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

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永顏
酋把兒孫結諸[illegible]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
之自是效順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
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叻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
有河北藩鎮之禍敕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
乞省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
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名總兵遼
東十七年　入塞率家丁斬四十餘級遂定陞右都
督十八年遼東兵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

者上深嘉悅陞左都督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卽率領家丁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卹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邊人畏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

朱恭靖希忠

朱希忠字貞卿以勳封世居京師嘉靖丙申年甫二十一襲封成國公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受知世宗恩

無異比巳亥正月世宗御啓祥宮召諸大臣見皇太子命王扶掖以行因指示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世宗在位久以威嚴御下雖素所親任輔舊往往被譴斥唯王以忠慎自結于上獨被隆眷三十年無絲髮不當上意及事穆宗及神宗小心翼翼始終一節與其弟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從怡怡如也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飲酒至數十斗終不失一語練于國家典故而口吶吶若無所知每廷議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端然一有

言輙中肯衆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卽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卽終不言其周愼如此萬曆癸酉九月以疾薨追封定襄王謚恭靖

朱金吾希孝

朱希孝字純卿成國公能七世孫初授錦衣勳衛累遷左都督戊午加太子太保庚戌加歲祿十二石辛酉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賜肩輿加歲祿三十石其事世宗也內掌羽林佽飛之士周

廬宿衛外持節察舉京兆諸不法者上有行幸必扈從上或密旨問國家邊備事手自裁斷無不稱意指穆宗踐祚加秩兼太子太傅神宗登極兩加歲祿四十八石先是掌衛事者峻法罔吏民重足希孝繼之常持大體務與民休息不為操切鍛鍊之術嘗受詔校言者必持以平恕多所全活其他决大疑讞大獄養國家和平之福者常與有力焉營葺辭避六宗累累數千言皆剴切時務居家孝友好拯人於難平生折節下士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時稱其恭敬如張安

世篤行謹信如金日磾好客下士有信陵之風承家貭行則如萬石君兄弟卒之日惟以國恩未報沒齒爲恨長子時豊早卒孫應梅嗣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馬指揮應乾

馬應乾字健甫世襲金吾衛指揮使父永守遼東最有威名健甫古朴開爽絕去脂韋掌衛印數年乞以表旗自題繡鬣軒于容貌甚都然清苦不異寒士迨老困甚日不聊生性嗜書于百家皆常洸覽天文曆算尤精詩文皆自成一家之言所著集數卷釋典叢錄四卷年七十九耳目益清炤談誦不輟至其綜博

雖古之葛洪劉峻無以過也

袁錦衣彬

袁彬京師校尉英宗北狩上察其能書揹之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爲通事被留　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上上以銘曉　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

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　營皆帶與銘從上在　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上足銘背貼熱手壓上胸上俟其睡徐下之

而沙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名問其名姓彬爲人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沙狐狸亦能諧謔傳上笑内官喜寧者故□種也先之擁車駕抑宣府大同躝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逃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音絕　何遽得入南京天寒甚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乃嗾　殺彬　抽葦捆載彬之蘆中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廉歷

其背汗浹乃巳熟羊髀召而與其僚之上稱引嚴光事銘常睡熟手壓我胸無似之耶銘叩頭謝上還景帝以彬爲試百戶既復位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狐狸爲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引太液池水通其家彬娶使太舅孫顯宗王之先後賜予甚衆間召宴對畧用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逯杲者積官與彬並蒞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杲杲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

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杲叛杲死門達治鎭撫如故達
始爲都指揮僉事將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
稱之及其繼杲乃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達在上前
與李賢並見信百官畏憚之獨彬倚舊恩不相下達
念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千戸欽藉
彬勢詐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尚
未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戍邊
遇赦還役府軍前衞達因令安言其得還役府軍實
彬與請托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訐彬受石亨曹欽及

諸干謁者賄且擅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璽專人女
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
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逵退執彬酷拷
之彬不勝苦具誣服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善漆工
素不識逵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爲留虜廷扈從臣
庶奔走遡生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劾卒
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
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
平昧死上奏并下逵治逵恚曰之百餘日此必有人

慈汝墳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墳曰墳小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沐墳謬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墳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門指揮謬肉小人令引閣老肉今何在且言即有餽彬者恒倍餽達歷指數之法司畏而不敢盡鬪論彬贖絞墳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俸閒住毀所賜第禁錮墳

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即位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召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遇達餞贈之甚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爲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

牟錦衣斌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茝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任御史者自揔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斌嗤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

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
則諸君子臣節自他日昔來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
吾儕宜自謂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
廷杖斌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官相訐
下斌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幷賂斌斌不從雄陷斌
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焱工部官贓三
百金斌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夭若受
金行及此矣斌痺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公
銑常言正德之時奄宦用事士節靡然求其正直自

持者惟劉忠傳珪牟斌三人而已

侯都尉拱辰

侯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長公主遭時淸宴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公當神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感地往往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盖自萬曆中震位久虛霆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日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顧以乘韋先之疏上懐印入午門蒲伏待罪疏留中不報迨辛丑册代王之訟與挺擊之獄廻公

據經引義慷慨別白國是者定卒論榮康

吳錦衣孟明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弟皆從順天庠起家當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公適爲之副羣小搆大獄以一網盡海內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刃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保牒公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於鉤黨者則快矣盡亦自爲他日地乎顯純雖檮昧亦爲聳動後先縱舍幾四十人公又佐顯純定爰書坐

賍皆無左證預爲駱雪地群小詗知之嗾奄逐公公
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崇禎初以都指揮使
掌衛事進秩一品未幾內閣溫體仁與文公震孟相
左以票擬事上疏糾文公逐之去鄭鄤乃文公同年
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表章孝經乃疏糾鄤廹父杖
毋大不孝上斥其職下錦衣逮問及體仁病故事稍
解適楊嗣昌不奔父喪黃公道周糾之上召對嗣昌
言鄭鄤杖毋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鄤以此反齧道周
上怒道周並遷怒鄤必欲殺之矣因事久不結責吳

公回話吳公言鄭鄤杖母一事歷訪其鄉人委無的
據罪不至死且引恸理陞完學御史王章爲証上以
其黨庇怒褫其職特遣內璫嚴鞫處鄤極刑當公回
奏候旨傳聞上意不測公處之泰然曰此身不死于
逆璫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人益重公謂溫楊
二輔殆不如吳公家犬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著

谷監生大用

谷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時勉忤權璫王振囚首木於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用義激於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以法用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廷文武臣咸嘖嘖嘆賞求識其面

檄孝廉大經

檄大經字守道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躬借於廣宗崔尙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就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毋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大經即移歸守遣人謝之不至又名其弟兄再三謝終不至其介類如此平生著述甚多毎貽士夫書惟勸以聖賢爲準

王處士循吉

王循吉開州人少習舉子業有聲庠序間及讀宋四子書恍之棄去故業潛心名理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著五經圖說獻肅廟稱善賜號處士著憂世圖心法咸藏於家不授徒不近名布袍艸屨室廬不蔽風雨意泊如也

宋海翁登春

宋登春字應元新河人壯歲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性嗜酒家貧不能

常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
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
也始慕俠能挽韁馳騎間出其餘智爲小詩轍自喜
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鄉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
頎而髯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因勸之習此可資生
計不應乃日沉酣里中人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
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仰天嘆曰咄嗟
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
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饒之整舍

二年默默不自得覓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是時有布衣謝榛者以詩遊公卿間聲稱籍甚間得其詩暟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𢔁𢔁謁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所故時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𩮀𩮀白亡令人奚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訪伏延陵

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巳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晨炊不繼寺僧獻苦之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巳而果粥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其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聒乃避至城外一山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嘯生坐卧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戸外者數月山中人疑爲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

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卽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晩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慚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遡巴下荆鄂將逹於海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强致其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所跨蹇蹶於唐氏之滸傾其囊中書縣之衢唐

氏與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名曰丹砂白石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名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兒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獲穀十斛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荆州守聞生名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至再

始見明日戴紫襆冠衣阜繒衫報謁据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顯矣亡知太守柰何輕威也久之往來廨舍而太守寮吏逢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是太守紿我也比臨其室生巳鍵扉卧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藁偃仰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麗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

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行乞於途自江陵瘃足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王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君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將太守欲買田舍生於海

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偕時俗人不復强也居三月
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
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
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
又爲人倨卒以狷介故不及於難後遊石首爲少年
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

盧太學柟

盧柟字少楩濬縣人其先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
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

鄉試罷免歸栴才高好古文詞不能頫而就繩墨攻
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弈弈在縉紳間
爲人跅弛不問生產時時從娼家遊大飲飲醉輒弄
酒罵座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於詩嘗所得意下
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有本縣令
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也陽浮慕之以張吏
術耳栴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
栴吾且過若飲栴歸與翁媪盎市牛酒夜共張至旦
而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栴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

則已所報令至枏故徐出坐久之枏稱醉不能具賓主禮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枏者因構之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噬令益怒亡何枏予撫其役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加强枏復加榜焉旬日役夫夜斃於墻殞事聞令令色動居皆緊是復能佛見我耶匿役夫所縣死復當枏抵坐獄具上報可枏旣已坐大辟繫獄又因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冤者而會枏鄉人開嘗侍飲不遜枏目攝之來爲獄吏夜縛枏格箠之

數百臂腫悉潰爛且死矣然以氣勝之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鞫曰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脅慣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晋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柟微眇離玆惡網罔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擬離騷又著放招文俱有深情麗語居頃之盜行剽掠柟父自到死燒其廬于錢家咸負貸不償柟困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之太酷陰稍稍寬貸令去事益解而

故人謝榛者攜柟賦遊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謝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吳人陸公光祖倜儻有心計俄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爲覈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時謝山人方留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名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咸置邸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千百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嗚冤堀堀倏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

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槖中所餘趣付酒家也婦囁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爲汝曹地耶吳人王公世貞治兵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稱王公王公嘗爲文託謝山人致之不逵至是見王公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旣以別去南遊秣陵陸公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無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司李荔

王蒞字子巖號青屏父楊以鄉貢尹滕縣特喜爲詩故蒞更以詩名嘉靖壬午以易中順天第七人理登州府持以廉而明恕行之不務瑣苛讞諸疑獄多平反不阿當事意嘗一覩海豊纂廉更詩于理官數年槖可垂而獨搖滕爲詩詩輙滿篋登故濱海公暇則登蓬萊烟霞諸名勝觀蜃樓之幻化及歷下泛大明湖望華不注山水之雄秀而詩益工蒞故埋率遇傖父抽毫不顧門而心或妬之且廉無以答㫖指遂挍劾歸歸則倘佯萬水亭愈益爲詩與其弟雲屏雝屏

若二三友人相唱和其憂時感事一寓于詩而詩更工于理所著有述因賦貞女賦青屏詩集青屏詩餘若干卷近復集萬木亭一家言

張茂才詩

張詩順天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學詩文於何景明聲名藉藉長安會順天府試士士當自負几入試詩輒使其家童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爲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琳易廖洞野呂柟諸公游一時倡和稱盛柟爲解州判後官南

都詩兩謁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爲丼行觴焉與夢陽各作芝丼行因送王廷陳鑑夢澤窮夢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樸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以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昧其況所著駡思結髪芙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

書放勁得旭顛素師遺意人謂懸之可以驅鬼

吳文學端御

吳端御字宜僕宛平人文思秀壯家貧甚屢舉不第絕意進取買田于百花之陀爲人沉靜不煩于書無所不闚事親孝母病冬月思甘蔗宜僕日夜泣涕求之忽于山谷中得蔗數本飴母遂愈人以爲孝感年六十卒所著有纖絢堂集

呂逸人食安

呂食安字孟嘏平凉人遨遊京師以醫目名受孫逸

人子烏之爲人遂卜鄰焉孟皦才辯高奇淹于名理其于皇帝王伯之辯藏往知來之義扶危定傾之術議識精鑿蓋王佐才也後以訪藥名山不知所之

孫逸人孝本

孫孝本字子烏宛平人少隨母流落河間壯還鄉里專以耕織爲業性尤嗜書其才婉密精縟長于纂述王伯俞嘗就謁其廬與宜僕數人飲酒賦詩甚相得也子烏尤好術數所著梘易成一家之言子烏宜僕游于薦至之泉登五華而寢蕭然物外人視之如仙

子烏七十始卒卒後鄉紳王侶俞於其居建一坊題曰有明二逸人坊

阮文學漢聞

阮漢聞字太冲京師人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萬曆中妖書之事起上求其人甚急邏者四出飛捕道路以目漢聞遂避地汴梁時西亭王孫素好客館之邸中王孫書籍極富漢聞沉酣其中學識益博與汴梁王損仲惟儉張林宗民表爲友日事倡和及西亭歿以尉氏阮故土也遂從家焉閉門著述天中之士

翕然師之四方造門者戶屨恒滿家貧親剪韭以供客間出遊山水門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賦詩論道斷斷如也上有詔徵遺逸按臣江西李公日宣薦之於朝卒不起漢聞習兵家之學上窮握機下通鳥卜著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萬曆甲午我師敗績于碧蹄漢聞年方弱冠蹴注渡遼北弔黃龍東馳鴨綠從退弁老卒牧圉𢀛人訪問筌遠利病屬國情狀慨然有請纓鳴劒之志會東事解嚴挾策而返崇禎末流冦蹂躪蕈雒漢聞料賊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畧上當

事刈寇以千計後見援剿諸帥驕蹇不肯辦賊乃取古之婦女以武勇見者集爲一編名曰女雲臺以羞之寇掠尉氏百計攻之必欲生致漢聞時病臥據床猶畫地指陳方畧乃爲賊所得大罵而死年七十餘周子亮工存其遺稿刻之廣陵

崔文學子忠

崔子忠字道母爲順天府學諸生形容清古言辭簡質望之不似今人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然亦法古規摹顧陸閻吳遺蹟唐人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闃闃

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脩然遺世與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從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說間出以貽相善者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時師事莆人宋繼登因與其諸子同學而玫及應亨尤契合應亨官銓司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崔君壽子忠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槖中裝餉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應亨愧謝而已玫居諫垣數求畫不應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旬不聽出則子

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將若何崔不得已乃與畫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其畫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孜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史公可法自皖撫家居一日過其舍見崔蕭然閉戶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之徒步歸崔售曰鏹四十呼朋舊轟飲一日而盡曰此酒自史道隣來非盜泉也其賦性孤峭如此生平好讀奇書於六經無所不窺尤深於戴禮發爲古文詩歌博與不遜李長吉華亭董公其昌嘗稱之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代所有亡何遭冠亂潛避委

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竟以
飢死同時有于生弈正者字司直家素以富稱至弈
正慷慨好義爲園南郭四方慕其人者客履恒滿家
坐是中落而尤善楚人譚元春劉侗其爲詩亦遂作
竟陵派所著有金石志及帝京景物略行世

余文學之祥

余之祥字鳳栖宛平人劉方篤學於書無所不讀經
史充棟皆經數次丹黃至於折衷要領必手錄裝釘
立志以前哲自期每閉戶披閱書籍如對聖賢雖雞

嗚溽暑衣冠肅如也治家嚴整子弟僕役莫敢嬉笑
敦倫睦婣閒閑重之其戚有孤女遺之者爲製粧遣
嫁有友窘於用持券求貸則日緩急通融此常事也
何以券爲如數與之并付其券父仕彰德府授告致
歸里雅慕山遊隨備肩輿餚具竭力以得父之歡心
其伯兄患病日延醫調治親視湯藥及兄亡故遺姪
尚幼盛暑炎蒸躬備棺殮時督學已到瀛陽諸生業
俱赴考親友促之日子重手足獨不愛功名乎不聽
必完殮事始束裝赴薊其幼時苦志讀書得一痼症

竟以兄喪過勞感暑疾劇遂卒于漁陽旅邸所著有
義經繞旨葩經宗旨以國變遂失原稿今有四書宗
旨要言刻行

北平孫承澤著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譚說經濟大略聊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景泰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揚其策雲表已而不見及秋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敢以聞上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擢

進士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亾可當者而越精於臺事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籍籍尋大同報警當擇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巳撫宣府吏部乃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邊燧稍遠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塞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巳明年協理院

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　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州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騎勇爲腹心將始能與　鋒相角間設伏邀　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諜知滿都魯孛等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

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餘級獲其女稚駝馬器械無筭焚其廬帳而還將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鎮兵邀敗之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怨怨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

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墜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
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上所寵信中
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調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
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以西番內犯詔保國公
朱永爲平　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
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越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
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諜敵衆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
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遂破其衆斬鹵甚衆
捷聞進封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既

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中貴裝兩手各持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大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賴此以左右翼上笑而非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朱永帥至榆林甫三日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敵從東山堡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横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武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擊敵敵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河西淸水營等處報警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埨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岔渠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埨擒十二人斬首三百餘功最多　亦剌懼不敢近邊而直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

賞亦薄尋改征西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
上蔣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
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
旣行則姦事大露科道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官
爵追誥劵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官越最名能
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鐘等皆爲大官以
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顯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
還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複左都御史
致仕越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

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
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乞盡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擁鑪使諸伎抱
琵琶捧觴而一千戶詗敵還郎召入與譚敵事甚悟
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而
侑酒郎併金巵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
者曰欲之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
至指揮其夜襲 帳將至暴風起塵翳目衆惑欲歸

一老卒前日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卒遇
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功成惟卒功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濤時射獵帳
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遍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科道所論明時西邊報急兵
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滽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
貴人廣諛之以越名上上召陛見慰諭有加進太子
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許以
便宜行事越至郎壽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

首捕生過當撻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務以兵擾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而越坐憂悸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越姿表奇邁侃侃自許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賊情僞將士之弱强勞逸歷歷在胸臆每出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莫能測嘗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敵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爲陳列自固敵疑之未敢前薄令騎皆下馬

御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　躡擊無難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欲彼不覺也其智勇足倫如此昔弇州曰當越將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弇州可謂知言矣參讀韓范洛集云當今文臣堪將帥之寄者惟太傅王公越耳邊地咸寧海子水艸肥美林木茂盛北裔珍倚之羣聚於此數爲大同患公巡撫大同提兵征之壯者或殺

或逃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咸寧伯後大同缺總兵官公以都督挂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北裔畏之不敢侵犯至今裔人每過游子望之而泣然以其地凶不再啓公高才有宏略作爲詩詞新奇雄放出人意表觀韓公之言王公眞命世才數百年不一見者也使當日能自特立愼所依附雖古之韓岳何以加焉

王靖遠驥

王驥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縣從東鹿爲束

鹿人家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西兼餙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本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满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驥代之始振㸔有風望時西邊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

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是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追　至魚海子將及之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御史曹翼言狀上寄勑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

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胭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　營很𣲆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　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　食盡黨兀脅乃地依

北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僅數騎遁尋僞死而任禮兵亦至乃地得僞萬戶二人爲嚮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弁部落數千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務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翁昂

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請
使撫諭驥與英國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
屬小夷非策會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
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
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名合十五
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鍪細鎧蟒繡緋衣朱弓
矢驥馳傳至雲貴等兵集賊會刀令道等以衆三萬
象八十抵大堠州欲掠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候
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

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鵬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棒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鵬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俘其將刀放戛刀招漢父子　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師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

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潚等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收之而別將冉保合水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東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

閩仍請留所部兵昇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兵大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交傳檄諭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幷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旣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靖遠伯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僨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

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尙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督都僉事毛福壽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

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級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人頗以驥老師亾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再巡陜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臨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仍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思機發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老宦某地上言驥等藎𦳝至役夫六百人多散

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鐵堅輒鬬之以爲巳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毋軍使負米六斗陟跋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旣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泌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上命會勘然業巳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敕勸聚還而毋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

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驟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罷驟而内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衞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至今不

絶一孫添尚嘉善長公主驥奉上皇之戚而文臣楊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與濟善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文皇帝起義兵知善名著燕與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聞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序班進司賓署丞遷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奏時上目

屬之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衍居第郭外有園
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
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絶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
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
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巳六十五矣足
胝不爲倦　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　還進右都御史督
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如故
而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朔正出郎相

率於朝房拜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時上皇在 且一歲而中朝所遣使漠北者若玉復王榮皆以小官往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不得要領至是乃遣善與趙榮復往然景帝固無意迎上皇善往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出其家貲不足復貸之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綠卸之類以往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詑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撓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

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矜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試沿邊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値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寨若猱獝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方成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乃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晉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晉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郎稚

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
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爲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
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
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
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善復曰帛
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
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弱劣而疲敝豈太師意耶也先
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剽刼
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

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
歸我和好不絶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
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
寶來賄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
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
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
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繼也也先太悅曰者者
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膠糒問萬壽侍立不敢
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

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艸野寧敢廢哉也先齒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太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即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軍都督府事尋

刑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衣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尊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疏絀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與濟起家諸生致位通顯而不費國家寸金尺繒脫王人于重淵之中而還之九五功亦偉矣雖朋比匪類立身未淑然亦豪傑士之本色也